

绣像全本

聊斋志异

〔清〕蒲松龄 著



前言

《聊斋志异》是清代著名小说家蒲松龄的著作，简称《聊斋》，俗称《鬼狐传》，有短篇小说近 500 篇。作品内容丰富，题材多样。多数作品通过谈狐说鬼的手法，对当时社会的黑暗与腐败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有力的批判，在一定程度上再现了当时的社会矛盾，表达了人民的美好愿望。但其中也夹杂着一些封建伦理观念和因果报应的宿命论思想，这是其不足之处。

蒲松龄（1640～1715），清代文学家，字留仙，一字剑臣，别号柳泉居士，世称聊斋先生，山东淄川（今淄博）人。早岁即有文名，但仕途不顺，屡应省试，皆落第，年七十一始成贡生。除中年一度作幕于宝应外，一生居乡以塾师终老。作品有《聊斋文集》、《聊斋诗集》、《聊斋俚曲》等。《聊斋志异》是作者在 40 岁左右完成的，后来又有增补和修改。

《聊斋志异》在艺术上代表着中国文言短篇小说的最高成就，它博采中国历代文言短篇小说和史传文学艺术之精华，用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造奇设幻，描绘鬼狐世界。它独特的思想内容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暴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同情被压迫人民的反抗斗争。

《聊斋志异》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政治腐败、官贪力虐、豪强横生、生灵涂炭。如《促织》的故事就暴露了封建统治者的荒淫无度和昏庸无能。在《席方平》这篇小说中，我们看到了官吏的贪赃枉法。又如《公孙九娘》、《野狗》、《乱离二则》、《梦狼》、《梅女》、《书痴》、《窦氏》等都从正面或侧面反应了当时封建社会黑暗和不平的一面，读来让人愤然。

有压迫就有反抗，《聊斋志异》也描写了被压迫人民的反抗斗争。对人民的反抗，作者深表同情。在小说中这些人物有：“大冤未伸，寸心不死”的席方平（《席方平》）；最终变成猛虎、咬死仇人的向杲（《向杲》）；直入阴间、杀死两吏卒的王鼎（《伍秋月》）；敢于含恨雪耻的郎玉柱（《书痴》）；任侠刚猛的聂政幽灵（《聂政》）等。《聊斋志异》还塑造了一些勇于反抗的女性形象，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博兴女》写民女被土豪缢杀，化为神龙，攫土豪首级而去的故事；《商三官》写年仅 16 岁的商三官，为父报仇，女扮男装，手刃仇人的故事，还有《梅女》中的梅女、《庚娘》中的庚娘、《侠女》中的侠女。这些鲜活的人物形象直接表现了人民对社会黑暗势力的不满和反抗，同时，也从更深的层面体现了当时的社会矛盾和作者对人民的深切同情。

二、揭露和批判科举制度的腐败和弊端。

科举考试是文人学子的敲门砖，它能给人带来锦衣玉食和荣华富贵的生活。然而，在封建社会中，这个制度中存在着种种腐败与弊端，在《聊斋志异》中就有很多小说揭露了科举中存在的问题。如小说《素秋》、《神女》、《司文郎》、《于去恶》、《周克昌》、《三仙》、《叶生》等就通过对小说人物的描写，深刻地揭示了当时科举考试里的许多弊端：营私舞弊、贿赂考

官、有学识而屡试不中等。同时,《聊斋志异》还描写了在这种“变态”的科举制度下产生的一些读书人“变态”的精神状态。《王子安》、《续黄粱》等小说就详细地描述了这类读书人的形象。

三、反对封建婚姻、批判封建礼教,歌颂纯真的爱情和为幸福婚姻而斗争的精神。

《聊斋志异》中描写爱情和婚姻的作品是为数最多的,而且也是最精彩的。在《聊斋志异》中爱情没有仅仅被物种所限制,人与人恋爱、人与鬼怪恋爱、人与狐妖恋爱,把这种纯真的感情描写得淋漓尽致、荡气回肠,读来让人黯然泪下。如《香玉》中的黄生与白牡丹花妖香玉的爱情,《青凤》中的耿去病与狐女青凤的爱恋。另外还有《婴宁》、《莲香》、《小谢秋容》、《阿纤》、《红玉》、《青娥》等也描写了青年男女对纯真美好爱情的追求。在表现对爱情追求的同时,作者也歌颂了用于反抗封建势力。为幸福爱情和婚姻而斗争的精神。

《聊斋志异》为我们展现了一个有情有义、外表虚幻、内在真实的鬼狐世界。王士禛为《聊斋志异》题诗:“姑妄言之姑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诗。”可见《聊斋志异》的文学价值和现实价值。鉴于此,我们认为阅读优秀的古典文学作品不仅是对个人文化修养的提高,同时也是我们作为“龙的传人”的必修之课。

为了让读者可以更加原汁原味地品味经典,我们推出了这部《绣像全本聊斋志异》。本书将原著全本奉献,不增一字,不减一字,并且采用了明清时期通俗小说的流行做法——配以精彩的“绣像”。这些“绣像”全部来自明清时期古版《聊斋志异》,勾勒流畅,绘制精致传神,实属难得。希望读者朋友们在开卷有益的同时,也能欣赏到古代精湛的美术作品,一睹明清古版小说的风采。

目 录

卷一	1
卷二	13
卷三	28
卷四	43
卷五	58
卷六	73
卷七	87
卷八	102
卷九	117
卷十	131
卷十一	146
卷十二	161
卷十三	176
卷十四	190
卷十五	204
卷十六	219
卷十七	233
卷十八	247
卷十九	261
卷二十	275
卷二十一	289
卷二十二	304
卷二十三	318
卷二十四	333
聊斋志异题后	348
补遗	349
附录	354

卷 一

考城隍

予姊丈之祖宋公，讳焘，邑廩生。一日，病卧，见吏人持牒，牵白颠马来，云：“请赴试。”公言：“文宗未临，何遽得考？”吏不言，但敦促之。公力病乘马从去。路甚生疏。至一城郭，如王者都。移时入府廨，宫室壮丽。上坐十余官，都不知何人，惟关壮缪可识。檐下设几、墩各二，先有一秀才坐其末，公便与连肩。几上各有笔札。俄题纸飞下。视之，有八字云：“一人二人，有心无心。”二公文成，呈殿上。公文中有云：“有心为善，虽善不赏；无心为恶，虽恶不罚。”诸神传赞不已。召公上，谕曰：“河南缺一城隍，君称其职。”公方悟，顿首泣曰：“辱膺宠命，何敢多辞？但老母七旬，奉养无人，请得终其天年，惟听录用。”上一帝王者像，即命稽母寿籍。有长须吏捧册翻阅一过，白：“有阳算九年。”共踌躇间，关帝曰：“不妨，令张生摄篆九年，瓜代可也。”乃谓公：“应即赴任；今推仁孝之心，给假九年，及期当复相召。”又勉励秀才数语。二公稽首并下。秀才握手送诸郊野，自言长山张某，以诗赠别，都忘其词，中有“有花有酒春常在，无烛无灯夜自明”之句。公既骑，乃别而去。及抵里，豁然梦寤。时卒已三日。母闻棺中呻吟，扶出，半日始能语。问之长山，果有张生于是日死矣。后九年，母果卒。营葬既毕，浣濯入室而没。其岳家居城中西门里，忽见公镂膺朱帔，舆马甚众，登其堂，一拜而行。相共惊疑，不知其为神。奔询乡中，则已殁矣。公有自记小传，惜乱后无存，此其略耳。

耳中人

谭晋玄，邑诸生也。笃信导引之术，寒暑不辍，行之数月，若有所得。一日，方趺坐，闻耳中小语如蝇，曰：“可以见矣。”开目即不复闻；合眸定息，又闻如故。谓是丹将成，窃喜。自是每坐辄闻。因俟其再言，当应以覩之。一日，又言，乃微应曰：“可以见矣。”俄觉耳中习习然似有物出。微睨之，小人长三寸许，貌狞恶如夜叉状，旋转地下。心窃异之，姑凝神以观其变。忽有邻人假物，扣门而呼。小人闻之，意甚张皇，绕屋而转，如鼠失窟。谭觉神魂俱失，复不知小人何所之矣。遂得颠疾，号叫不休，医药半年始渐愈。

尸变

阳信某翁者，邑之蔡店人。村去城五六里，父子设临路店，宿行商。有车夫数人，往来负贩，辄寓其家。一日昏暮，四人偕来，望门投止。则翁家客宿邸满。四人计无复之，坚请容纳。翁沉吟思得一所，似恐不当客意。客言：“但求一席厦宇，更不敢有所择。”时翁有子妇新死，停尸室中，子出购材木未归。翁以灵所室寂，遂穿衢导客往。入其庐，灯昏案上，案后有搭帐，衣纸衾覆逝者。又观寝所，则复室中有连榻。四客奔波颇困，甫就枕，鼻息渐粗。惟一客尚朦

脱。忽闻床上察察有声，急开目，则灵前灯火照视甚了；女尸已揭衾起。俄而下，渐入卧室。面淡金色，生绢抹额。俯近榻前，遍吹卧客者三。客大惧，恐将及己，潜引被覆首，闭息忍咽以听之。未几，女果来吹之如诸客。觉出房去，即闻纸衾声。出首微窥，见僵卧犹初矣。客惧甚，不敢作声，阴以足踏诸客，而诸客绝无少动。顾念无计，不如着衣以窜。才起振衣，而察察之声又作。客惧，复伏，缩首衾中。觉女复来，连续吹数数始去。少间，闻灵床作响，知其复卧。乃从被底渐渐出手，得裤遽就着之，白足奔出。尸亦起，似将逐客。比其离帟，而客已拔关出矣。尸驰从之。客且奔且号，村中人无有警者。欲叩主人之门，又恐迟为所及，遂望邑城路极力窜去。至东郊，瞥见兰若，闻木鱼声，乃急挝山门。道人讶其非常，又不即纳。旋踵尸已至，去身盈尺。客窘益甚。门外有白杨，围四五尺许，因以树自障，彼右则左之，彼左则右之。尸益怒。然各寝倦矣。尸顿立。客汗促气逆，庇树间。尸暴起，伸两臂隔树探扑之，客惊仆。尸捉之不得，抱树而僵。道人窃听良久，无声，始渐出，见客卧地上。烛之，死，然心下丝丝有动气。负入，终夜始苏。饮以汤水而问之，客具以状对。时晨钟已尽，晓色迷濛，道人觐树上，果见僵女。大骇，报邑宰。宰亲诣质验。使人拔女手，牢不可开。审谛之，则左右四指并卷如钩，入木没甲。又数人力拔乃得下。视指穴如凿孔然。遣役探翁家，则以尸亡客毙，纷纷正哗。役告之故。翁乃从往，舁尸归。客泣告宰曰：“身四人出，今一人归，此情何以信乡里？”宰与之牒，赍送以归。

瞳人语

长安士方栋，颇有才名，而佻脱不持仪节。每陌上见游女，辄轻薄尾缀之。清明前一日，偶步郊郭，见一小车，朱葭绣幃，青衣数辈款段以从，内一婢，乘小驷，容光绝美。稍稍近觐之，见车幔洞开，内坐二女郎，红妆艳丽，尤生平所未睹。目炫神夺，瞻恋弗舍，或先或后驰数里。忽闻女郎呼婢近车侧，曰：“为我垂帘下。何处风狂儿郎，频来窥瞻！”婢乃下帘，怒顾生曰：“此芙蓉城七郎子新妇归宁，非同田舍娘子，放教秀才胡觑！”言已，掬辙土飏生。生眯目不可开。才一拭视，而车马已渺。惊疑而返，觉目终不快。请人启睑拔视，则睛上生小翳；经宿益剧，泪簌簌不得止；翳渐大，数日厚如钱；右睛起旋螺，百药无效。懊闷欲绝，颇思自忏悔。闻《光明经》能解厄，持一卷浼人教诵。初犹烦躁，久渐自安。旦晚无事，惟跌坐捻珠。持之一年，万缘俱净。忽闻左目中小语如蝇，曰：“黑漆似，耐杀人！”右目中应曰：“可同小遨游，出此闷气。”渐觉两鼻蠕蠕作痒，似有物出，离孔而去。久之乃返，复自鼻入眶中。又言曰：“许时不窥园亭，珍珠兰遽枯瘠死！”生素喜香兰，园中多种植，日常自灌溉；自失明，久置不问。忽闻此言，遽问妻：“兰花何使憔悴死？”妻诘其所自知，因告之故。妻趋验之，花果槁矣。大异之。静匿房中以俟之，见有小人自生鼻内出，大不及豆，营营然竟出门去。渐远，遂迷所在。俄，连背归飞上面，如蜂蚁之投穴者。如此二三日，又闻左言曰：“隧道迂，还往甚非所便，不如自启门。”右应云：“我壁子厚，大不易。”左曰：“我试辟，得与尔俱。”遂觉左眶内隐似抓裂。少顷，开视，豁见几物。喜告妻。妻审之，则脂膜破小窍，黑睛荧荧，才如劈椒。越一宿，障尽消。细视，竟重瞳也，但右目旋螺如故，乃知两瞳人合居一眶矣。生虽一目眇，而较之双目者殊更了了。由是益自检束，乡中称盛德焉。

异史氏曰：“乡有士人偕二友于途，遥见少妇控驴出其前，戏而吟曰：‘有美人兮！’顾二友曰：‘驱之！’相与笑骋。俄追及，乃其子妇。心赧气丧，默不复语。友伪为不知也者，评鹭殊褻。士人忸怩，吃吃而言曰：‘此长男妇也。’各隐笑而罢。轻薄者往往自侮，良可笑也。至于眯目失明，又鬼神之惨报矣。芙蓉城主，不知何神，岂菩萨现身耶？然小郎君生辟门户，鬼神

虽恶，亦何尝不许人自新哉！”

画 壁

江西孟龙潭，与朱孝廉客都中。偶涉一兰若，殿宇禅舍，俱不甚弘敞，惟一老僧挂搭其中。见客人，肃衣出迓，导与随喜。殿中塑志公像。两壁图绘精妙，人物如生。东壁画散花天女，内一垂髻者，拈花微笑，樱唇欲动，眼波将流。朱注目久，不觉神摇意夺，恍然凝想。身忽飘飘如驾云雾，已到壁上。见殿阁重重，非复人世。一老僧说法座上，偏袒绕视者甚众。朱亦杂立其中。少间，似有人暗牵其裾。回顾，则垂髻儿翩然竟去，履迹从之。过曲栏，入一小舍，朱趑趄不敢前。女回首摇手中花，遥遥作招状，乃趋之。舍内寂无人，遽拥之，亦不甚拒，遂与狎好。既而闭户去，嘱勿咳，夜乃复至，如此二日。女伴共觉之，共搜得生，戏谓女曰：“腹内小郎已许大，尚发蓬蓬学处子耶？”共捧簪珥促令上鬟，女含羞不语。一女曰：“妹妹姊姊，吾等勿久住，恐人不欢。”群笑而去。生视



女，髻云高簇，鬟凤低垂，比垂髻时尤艳绝也。四顾无人，渐入猥褻，兰麝薰心，乐方未艾。忽闻吉莫靴铿铿甚厉，縲锁锵然；旋有纷嚣腾辨之声。女惊起，与朱窃窥，则见一金甲使者，黑面如漆，绀锁挈槌，众女环绕之。使者曰：“全未？”答言：“已全。”使者曰：“如有藏匿下界人，即共出首，勿贻伊戚。”又同声言：“无。”使者反身鹞顾，似将搜匿。女大惧，面如死灰，张皇谓朱曰：“可急匿榻下。”乃启壁上小扉，猝遁去。朱伏，不敢少息。俄闻靴声至房内，复出。未几，烦喧渐远，心稍安；然户外辄有往来语论者。朱踟躇既久，觉耳际蝉鸣，目中火出，景状殆不可忍，惟静听以待女归，竟不复忆身之何自来也。时孟龙潭在殿中，转瞬不见朱，疑以问僧。僧笑曰：“往听说法去矣。”问：“何处？”曰：“不远。”少时，以指弹壁而呼曰：“朱檀越何久游不归？”旋见壁间画有朱像，倾耳伫立，若有听察。僧又呼曰：“游侣久待矣。”遂飘忽自壁而下，灰心木立，目瞪足栗。孟大骇，从容问之，盖方伏榻下，闻扣声如雷，故出房窥听也。共视拈花人，螺髻翘然，不复垂髻矣。朱惊拜老僧而问其故。僧笑曰：“幻由人生，贫道何能解？”朱气结而不扬，孟心骇叹而无主。即起，历阶而出。

异史氏曰：“幻由人生，此言类有道者。人有淫心，是生褻境。人有褻心，是生怖境。菩萨点化愚蒙，千幻并作，皆人心所自动耳。老婆心切，惜不闻其言下大悟，披发入山也。”

山 魃

孙太白尝言，其曾祖肄业于南山柳沟寺。麦秋旋里，经旬始返。启斋门，则案上尘生，窗间丝满。命仆粪除至晚，始觉清爽可坐。乃拂榻陈卧具，扃扉就枕，月色已满窗矣。辗转移时，

万籁俱寂。忽闻风声隆隆，山门豁然作响。窃谓寺僧失扃，注念间，风声渐近居庐，俄而房门闭矣。大疑之，思未定，声已入屋；又有靴声铿铿然渐傍寝门。心始怖。俄而寝门闭矣。急视之，一大鬼鞠躬塞入，突立榻前，殆与梁齐。面似老鸦皮色；目光睒闪，绕室四顾；张巨口如盆，齿疏疏长三寸许；舌动喉鸣，呵喇之声，响连四壁。公惧极，又念咫尺之地，势无所逃，不如因而刺之。乃阴抽枕下佩刀，遽拔而斫之，中腹，作石缶声。鬼大怒，伸巨爪攫公。公少缩。鬼攫得衾，摔之，忿忿而去。公随衾堕，伏地号呼。家人持火奔集，则门闭如故，排窗入，见公状，大骇。扶曳登床，始言其故。共验之，则衾夹于寝门之隙，启扉检照，见有爪痕如箕，五指着处皆穿。既明，不敢复留，负笈而归。后问僧人，无复他异。

咬 鬼

沈麟生云，其友某翁者，夏月昼寝，朦胧间，见一女子褰帘入，以白布裹首，縗服麻裙，向内室去。疑邻妇访内人者；又转念，何遽以凶服入人家？正自皇惑，女子已出。细审之，年可三十余，颜色黄肿，眉目蹙蹙然，神情可畏。又逡巡不去，渐逼近榻。遂伪睡以观其变。无何，女子摄衣登床压腹上，觉如百钧重。心虽了了，而举其手，手如缚；举其足，足如痿也。急欲号救，而苦不能声。女子以喙嗅翁面，颧鼻眉额殆遍。觉喙冷如冰，气寒透骨。翁窘急中，思得计：待嗅至颐颊，当即因而啮之。未几，果及颐。翁乘势力龇其颧，齿没于肉。女负痛身离，且挣且啼。翁龇益力。但觉血液交颐，湿流枕畔。相持正苦，庭外忽闻夫人声，急呼有鬼，一缓颊而女子已飘忽遁去。夫人奔入，无所见，笑其魔梦之诬。翁述其异，且言有血证焉。相与检视，如屋漏之水，流枕浹席。伏而嗅之，腥臭异常。翁乃大吐。过数日，口中尚有余臭云。

捉 狐

孙翁者，余姻家清服之伯父也，素有胆。一日，昼卧，仿佛有物登床，遂觉身摇摇如驾云雾。窃意无乃魔狐耶？微窥之，物如猫，黄毛而碧嘴，自足边来。蠕蠕伏行，如恐翁寤。逡巡附体，着足足痿，着股股栗。甫及腹，翁骤起，按而捉之，握其项。物鸣急莫能脱。翁亟呼夫人，以带系其腰。乃执带之两端，笑曰：“闻汝善化，今注目在此，看作如何化法。”言次，物忽缩其腹，细如管，几脱去。翁大愕，急力缚之，则又鼓其腹，粗于碗，坚不可下；力稍懈，又缩之。翁恐其脱，命夫人急杀之。夫人张皇四顾，不知刀之所在。翁左顾示以处。比回首，则带在手如环然，物已渺矣。

莽中怪

长山安翁者，性喜操农功。秋间养熟，刈堆陇畔。时近村有盗稼者，因命佃人乘月辇运登场。俟其装载归，而自留逻守，遂枕戈露卧。目稍瞑，忽闻有人践莽根咋咋作响。心疑暴客。急举首，则一大鬼，高丈余，赤发髻须，去身已近，大怖，不遑他计，踊身暴起，狠刺之。鬼鸣如雷而逝。恐其复来，荷戈而归。迎佃人于途，告以所见，且戒无往。众未深信。越日，曝麦于场，忽闻空际有声。翁骇曰：“鬼物来矣！”乃奔，众亦奔。移时复聚，翁命多设弓弩以俟之。异日，果复来。数矢齐发，物惧而遁。二三日竟不复来。麦既登仓，禾秸杂遘，翁命收积为垛，而亲登践实之，高至数尺。忽遥望骇曰：“鬼物至矣！”众急觅弓矢，物已奔公。翁仆，齧其额而去。共登视，则去额骨如掌，昏不知人。负至家中，遂卒。后不复见。不知其为何怪也。

宅 妖

长山李公，大司寇之侄也。宅多妖异。尝见厦有春凳，肉红色，甚修润。李以故无此物，近抚按之，随手而曲，殆如肉栗。骇而却走。旋回视，则四足移动，渐入壁中。又见壁间倚白梃，洁泽修长。近扶之，膩然而倒，委蛇入壁，移时始没。康熙十七年，王生浚升设帐其家。日暮，灯火初张，生着履卧榻上。忽见小人长三寸许，自外人，略一盘旋，即复去。少顷，荷二小凳来，设堂中，宛如小儿辈用梁秸心所制者。又顷之，二小人舁一棺入，长四寸许，停置凳上。安厝未已，一女子率厮婢数人来，率细小如前状。女子衰衣，麻绋束腰际，布裹首；以袖掩口，嚶嚶而哭，声类巨蝇。生睥睨良久，毛发森立，如霜被于体。因大呼，遽走，颠床下，摇战莫能起。馆中人闻声异，集堂中，人物杳然矣。

王六郎

许姓，家淄之北郭，业渔。每夜携酒河上，饮且渔。饮则酹酒于地，祝云：“河中溺鬼得饮。”以为常。他人渔，迄无所获，而许独满筐。一夕，方独酌，有少年来，徘徊其侧。让之饮，慨与同酌。既而终夜不获一鱼，意颇失。少年起曰：“请于下流为君驱之。”遂飘然去。少间复返，曰：“鱼大至矣。”果闻唼呷有声。举网而得数头，皆盈尺。喜极，申谢。欲归，赠以鱼，不受，曰：“屡叨佳醢，区区何足云报。如不弃，要当以为常耳。”许曰：“方共一夕，何言屡也？如肯永顾，诚所甚愿，但愧无以为情。”询其姓字，曰：“姓王，无字，相见可呼王六郎。”遂别。明日，许货鱼益利。沽酒，晚至河干，少年已先在，遂与欢饮。饮数杯，辄为许驱鱼。如是半载。忽告许曰：“拜识清扬，情逾骨肉。然相别有日矣。”语甚凄楚。惊问之。欲言而止者再，乃曰：“情好如吾两人，言之或勿讶耶？今将别，无妨明告：我实鬼也。素嗜酒，沉醉溺死，数年于此矣。前君之获鱼独胜于他人者，皆仆之暗驱，以报酹奠耳。明日业满，当有代者，将往投生。相聚只今夕，故不能无感。”许初闻甚骇；然亲狎既久，不复恐怖。因亦歛衽，酌而言曰：“六郎饮此，勿戚也。相见遽违，良足悲惻；然业满劫脱，正宜相贺，悲乃不伦。”遂与畅饮。因问：“代者何人？”曰：“兄于河畔视之，亭午，有女子渡河而溺者，是也。”听村鸡既唱，洒涕而别。明日，敬伺河边，以覩其异。果有妇人抱婴儿来，及河而堕。儿抛岸上，扬手掷足而啼。妇沉浮者屡矣，忽淋淋攀岸以出，藉地少息，抱儿径去。当妇溺时，意良不忍，思欲奔救；转念是所以代六郎者，故止不救。及妇自出，疑其言不验。抵暮，渔旧处。少年复至，曰：“今又聚首，且不言别矣。”问其故。曰：“女子已相代矣；仆怜其抱中儿，代弟一人，遂残二命，故舍之。更代不知何期。或吾两人之缘未尽耳！”许感叹曰：“此仁人之心，可以通上帝矣。”由此相聚如初。数日，又来告别。许疑其复有代者。曰：“非也。前一念惻隐，果达帝天。今授为招远县郭镇土地，来日赴任。倘不忘故交，当一往探，勿惮修阻。”许贺曰：“君正直为神，甚慰人心。但人神路隔，即不惮修阻，将复如何？”少年曰：“但往，勿虑。”再三叮咛而去。许归，即欲制装东下，妻笑曰：“此去数百里，即有其地，恐土偶不可以共语。”许不听，竟抵招远。问之居人，果有郭镇。寻至其处，息肩逆旅，问祠所在。主人惊曰：“得无客姓为许？”许曰：“然。何见知？”又曰：“得无客邑为淄？”曰：“然。何见知？”主人不答，遽出。俄而丈夫抱子，媳女窥门，杂沓而来，环如墙堵。许亦惊。众乃告曰：“数夜前，梦神言：淄川许友当即来，可助一资斧。祇候已久。”许亦异之，乃往祭于祠而祝曰：“别君后，寤寐不去心，远践曩约。又蒙梦示居人，感篆中怀。愧无腆物，仅有卮酒；如不弃，当如河上之饮。”

祝毕，焚钱纸。俄见风起座后，旋转移时始散。至夜，梦少年来，衣冠楚楚，大异平时。谢曰：“远劳顾问，喜泪交并。但任微职，不便会面，咫尺河山，甚怆于怀。居人薄有所赠，聊酬夙好。归如有期，尚当走送。”居数日，许欲归。众留殷恳，朝请暮邀，日更数主。许坚辞欲行。众乃折柬抱襆，争来致饯，不终朝，馈遗盈橐。苍头稚子毕集，祖送出村，款有羊角风起，随行十余里。许再拜曰：“六郎珍重！勿劳远涉。君心仁爱，自能造福一方，无庸故人嘱也。”风盘旋久之，乃去，村人亦嗟讶而返。许归，家稍裕，遂不复渔。后见招远人问之，其灵应如响云。或言：即章丘石坑庄。未知孰是。

异史氏曰：“置身青云，无忘贫贱，此其所以神也。今日车中贵介，宁复识戴笠人哉？余乡有林下者，家綦贫。有童稚交，任肥秬。计投之必相周顾。竭力办装，奔涉千里，殊失所望；泻囊货骑，始得归。其族弟甚谐，作月令嘲之云：‘是月也，哥哥至，貂帽解，华盖不张，马化为驴，靴始收声。’念此可为一笑。”

偷桃

童时赴郡试，值春节。旧例，先一日，各行商贾，彩楼鼓吹赴藩司，名曰“演春”。余从友人戏瞩。是日游人如堵。堂上四官皆赤衣，东西相向坐。时方稚，亦不解其何官。但闻人语嘈嘈，鼓吹聒耳。忽有一人，率披发童荷担而上，似有所白；万声汹涌，亦不闻为何语。但视堂上作笑声。即有青衣人大声命作剧。其人应命方兴，问：“作何剧？”堂上相顾数语。吏下宣问所长。答言：“能颠倒生物。”吏以白官。少顷复下，命取桃子。术人应诺，解衣覆笥上，故作怨状，曰：“官长殊不了了！坚冰未解，安所得桃？不取，又恐为南面者怒。奈何！”其子曰：“父已诺之，又焉辞？”术人惆怅良久，乃曰：“我筹之烂熟。春初雪积，人间何处可觅？惟王母园中，四时常不凋谢，或有之。必窃之天上乃可。”子曰：“嘻！天可阶而升乎？”曰：“有术在。”乃启笥，出绳一团，约数十丈，理其端，望空中掷去，绳即悬立空际，若有物以挂之。未几，愈掷愈高，渺入云中，手中绳亦尽。乃呼子曰：“儿来！余老惫，体重拙，不能行，得汝一往。”遂以绳授子，曰：“持此可登。”子受绳有难色，怨曰：“阿翁亦大愤愤！如此一线之绳，欲我附之以登万仞之高天。倘中道断绝，骸骨何存矣！”父又强鸣拍之，曰：“我已失口，追悔无及。烦儿一行。倘窃得来，必有百金赏，当为儿娶一美妇。”子乃持索盘旋而上，手移足随，如蛛趁丝，渐入云霄，不可复见。久之，坠一桃如碗大。术人喜，持献公堂。堂上传示良久，亦不知其真伪。忽而绳落地上，术人惊曰：“殆矣！上有人断吾绳，儿将焉托！”移时，一物坠。视之，其子首也。捧而泣曰：“是必偷桃为监者所觉。吾儿休矣！”又移时，一足落；无何，肢体纷坠，无复存者。术人大悲，一一拾置笥中而阖之，曰：“老夫止此儿，日从我南北游。今承严命，不意罹此奇惨！当负去瘞之。”乃升堂而跪，曰：“为桃故，杀吾子矣！如怜小人而助之葬，当结草以图报耳。”坐官骇詫，各有赐金。术人受而缠诸腰，乃扣笥而呼曰：“八八儿，不出谢赏，将何待？”忽一蓬首童，头抵笥盖而出，望北稽首，则其子也。以其术奇，故至今犹记之。后闻白莲教能为此术，意此其苗裔耶？

种梨

有乡人货梨于市，颇甘芳，价腾贵。有道士破巾絮衣，丐于车前。乡人咄之亦不去。乡人怒，加以叱骂。道士曰：“一车数百颗，老衲止丐其一，于居士亦无大损，何怒为？”观者劝置劣者一枚令去，乡人执不肯。肆中佣保者见喋聒不堪，遂出钱市一枚付道士。道士拜谢，谓众

曰：“出家人不解吝惜。我有佳梨，请出供客。”或曰：“既有之，何不自食？”曰：“我特需此核作种。”于是掬梨啖且尽，把核于手，解肩上钁，坎地深数寸纳之，而覆以土。向市人索汤沃灌。好事者于临路店索得沸湔，道士接浸坎上。万目攒视，见有勾萌出，渐大；俄成树，枝叶扶苏；倏而花，倏而实，硕大芳馥，累累满树。道士乃即树头摘赐观者，顷刻向尽。已，乃以钁伐树，丁丁良久方断；带叶荷肩头，从容徐步而去。初，道士作法时，乡人亦杂立众中，引领注目，竟忘其业。道士既去，始顾车中，则梨已空矣。方悟适所俵散皆已物也。又细视车上一耙亡，是新凿断者。心大愤恨。急迹之，转墙隅，则断耙弃垣下，始知所伐梨本即是物也。道士不知所在。一市粲然。

异史氏曰：“乡人愤愤，愁状可掬，其见笑于市人有以哉。每见乡中称素封者，良朋乞米，则佛然，且计曰：‘是数日之资也。’或劝济一危难，饭一莛独，则又忿然，又计曰：‘此十人、五人食也。’甚而父子兄弟，较尽锱铢。及至淫博迷心，则倾囊不吝；刀锯临颈，则赎命不遑。诸如此类，正不胜数，蠢尔乡人，又何足怪。”

丐仙

高玉成，故家子。居金城之广里。善针灸，不择贫富辄医之。里中来一丐者，胫有废疮，卧于道。脓血狼籍，臭不可近。居人恐其死，日一饴之。高见而怜焉。遣人扶归，置于耳舍。家人恶其臭，掩鼻遥立。高出艾亲为之灸，日饷以蔬食。数日，丐者索汤饼，仆人怒河之。高闻，即命仆赐以汤饼。未几又乞酒肉，仆走告曰：“乞人可笑之甚。方其卧于道也，日求一餐不可得；今三饭犹嫌粗粝，既与汤饼，又乞酒肉。此等贪饕，只宜仍弃之道上耳。”高问其疮。曰：“痂渐脱落，似能步履，故假呻辘作呻楚状。”高曰：“所费几何，即以酒肉馈之，待其健，或不吾仇也。”仆伪诺之，而竟不与。且与诸曹偶语，共笑主人痴。次日，高亲诣视丐，丐跛而起，谢曰：“蒙君高义，生死人而肉白骨，惠深覆载。但新瘥未健，妄思馋嚼耳。”高知前命不行，呼仆痛笞之，立命持酒炙饷丐者。仆衔之，夜分纵火焚耳舍，乃故呼号。高起视，舍已烬。叹曰：“丐者休矣！”督众救灭。见丐者酣卧火中，鼾声雷动。唤之起，故惊曰：“屋何往？”群始惊其异，高弥重之。卧以客舍，衣以新衣，日与同坐处。问其姓名，自言：“陈九。”居数日，容益光泽。言论多风格，又善手谈。高与对局辄败。乃日从之学，颇得其奥秘。如此半年，丐者不言去，高亦一时少之不乐也。即有贵客来，亦必偕之同饮。或掷骰为令，陈每代高呼采，雉卢无不如意。高大奇之。每求作剧，辄辞不知。一日，语高曰：“我欲告别，向受君惠且深，今薄设相邀，勿以人从也。”高曰：“相得甚欢，何遽决绝？且君杖头空虚，亦不敢烦作东道主。”陈固邀之曰：“杯酒耳，亦无所费。”高曰：“何处？”答



乃故呼号。高起视，舍已烬。叹曰：“丐者休矣！”督众救灭。见丐者酣卧火中，鼾声雷动。唤之起，故惊曰：“屋何往？”群始惊其异，高弥重之。卧以客舍，衣以新衣，日与同坐处。问其姓名，自言：“陈九。”居数日，容益光泽。言论多风格，又善手谈。高与对局辄败。乃日从之学，颇得其奥秘。如此半年，丐者不言去，高亦一时少之不乐也。即有贵客来，亦必偕之同饮。或掷骰为令，陈每代高呼采，雉卢无不如意。高大奇之。每求作剧，辄辞不知。一日，语高曰：“我欲告别，向受君惠且深，今薄设相邀，勿以人从也。”高曰：“相得甚欢，何遽决绝？且君杖头空虚，亦不敢烦作东道主。”陈固邀之曰：“杯酒耳，亦无所费。”高曰：“何处？”答

云：“园中。”时方严冬，高虑园亭苦寒，陈固言：“不妨。”乃从至园中，觉气候顿暖，似三月初旬。又至亭中，见异鸟成群，乱弄清味，仿佛暮春景象。亭中几案，皆镶以瑠玉。有一水晶屏，莹澈可鉴，中有花树，摇曳开落不一，又有白禽似雪，往来句辀于其上，以手抚之，殊无一物。高愕然良久。坐见鸚鵡栖架上，呼曰：“茶来！”俄见朝阳丹凤，衔一赤玉盘，上有玻璃盏二，盛香茗，伸颈屹立。饮已，置盏其中，凤衔之，振翼而去。鸚鵡又呼曰：“酒来！”即有青鸾黄鹤，翩翩自日中来，衔壶衔杯，纷置案上。顷之，则诸鸟进饌，往来不停翅，珍错杂陈，瞬息满案，肴香酒冽，都非常品。陈见高饮甚豪，乃曰：“君宏量，是得大爵。”鸚鵡又呼曰：“取大爵来！”忽见日边闪闪有巨蝶，撚鸚鵡杯受斗许，翔集案间。高视蝶大于雁，两翼绰约，文采灿丽，亟加赞叹。陈唤曰：“蝶子劝酒！”蝶展然一飞，化为丽人。绣衣蹁跹，前席进酒。陈曰：“不可无以佐觞。”女乃仙仙而舞，舞到酣际，足离于地者尺余，辄仰折其首，直与足齐，倒翻身而起立，身未尝着于尘埃。且歌曰：“连翩笑语踏芳丛，低亚花枝拂面红，曲折不知金钿落，更随蝴蝶过篱东。”余音袅袅，不啻绕梁。高大喜，拉与同饮，陈命之坐，亦饮之酒。高酒后心摇意动，遽起狎抱，视之则变为夜叉，睛突于眦，牙出于喙，黑肉凹凸，怪恶不可言状。高惊释手，伏几战栗。陈以箸击其喙，诃曰：“速去！”随击而化，又为蝴蝶，飘然颺去。高惊定辞出。见月色如洗，漫语陈曰：“君旨酒佳肴，来自空中。君家当在天上，盍携故人一游。”陈曰：“可。”即与携手跃起，遂觉身在空冥。渐与天近，见有高门口圆如井，入则光明似昼，阶路皆苍石砌成，滑洁无纤翳。有大树一株，高数丈，上开赤花，大如莲，纷纭满树。下一女子，搗绛红之衣于砧上，艳丽无双。高木立睛停，竟忘行步。女子见之，怒曰：“何处狂郎，妄来此处？”辄以杵投之，中其背。陈急曳于虚所，切责之。高被杵，酒亦顿醒，殊觉汗愧，乃从陈出。有白云接于足下。陈曰：“从此别矣，有所嘱，慎志勿忘：君寿不永，明日速避西山中，当可免。”高欲挽之，返身竟去。高觉云渐低，身落园中，则景物大非。归与妻子言，共相骇异。视衣上着杵处，异红如锦，有奇香。早起，从陈言，裹粮入山，大雾障天，茫茫然不辨径路。蹶荒急奔，忽失足堕云窟中，觉深不可测，而身幸不损。定醒良久，仰见云气如笼。乃自叹曰：“仙人令我逃避，大数终不能免。何时出此窟耶？”又坐移时，见深处隐隐有光，遂起而渐入，则别有天地。有三老方对奕，见高至，亦不顾问，奕不辍。高蹲而观焉。局终，斂子入盒，方问：“客何得至此？”高言：“迷堕失路。”老者曰：“此非人间，不宜久淹，我送君归。”乃导至窟下。觉云气拥之以升，遂履平地。见山中树色深黄，萧萧木落，似是秋杪。大惊曰：“我以冬来，何变暮秋？”奔赴家中，妻、子尽惊，相聚而泣。高诃问之。妻曰：“君去三年不返，皆以为异物矣。”高曰：“异哉，才顷刻耳。”于腰中出其糗粮，已若灰烬，相与诧异。妻曰：“君行后，我梦二人，皂衣闪带，似谪赋者，汹汹然入室张顾曰：‘彼何往？’我诃之曰：‘彼已外出。尔即官差，何得入人闺闼？’二人乃出。且行且语曰‘怪事怪事’而去。”高乃悟己所遇者仙也，妻所遇者鬼也。高每对客，衷杵衣于内，满座皆香，非麝非兰，着汗弥盛云。

僧孽

张姓暴卒，随鬼使去见冥王。王稽簿，怒鬼使误捉，责令送归。张下，私浼鬼使，求观冥狱。鬼导历九幽，刀山、剑树，一一指点。未至一处，有一僧孔股穿绳，而倒悬之，号痛欲绝。近视，则其兄也。张见之惊哀，问：“何罪至此？”鬼曰：“是为僧，广募金钱，悉供淫赌，故罚之。欲脱此厄，须其自忏。”张既苏，疑兄已死。时其兄居兴福寺，因往探之。入门，便闻其号痛声。入室，见创生股间，脓血崩溃，挂足壁上，宛如冥司倒悬状。骇问其故。曰：“挂之稍可，不则痛彻心腑。”张因告以所见。僧大骇，乃戒荤酒，虔诵经咒，半月寻愈，遂为戒僧。

鬼 哭

谢迁之变，宦第皆为贼窟。王学使七襄之宅，盗聚尤众。城破兵入，扫荡群丑，尸填阶墀，血至盈门而流。公入城，扛尸涂血而居。往往白昼见鬼；夜则床下磷飞，墙角鬼哭。一日，王生皦迪寄宿公家，闻床底小声连呼：“皦迪！皦迪！”已而声渐大，曰：“我死得苦！”因哭，满庭皆哭。公闻，杖而入，大言曰：“汝不识我王学院耶？”但闻百声嗤嗤，笑之以鼻。公于是设水陆道场，命释道忏度之。夜抛鬼饭，则见磷火荧荧，随地皆出。先是，閤人王姓者疾笃，昏不知人者数日矣。是日，忽欠伸若醒。妇以食进。王曰：“适主人不知何事施饭于庭，我亦随众啖啖，食已方归，故不饥耳。”由此鬼怪遂绝。岂饶钹钟鼓，焰口瑜珈，果有益耶？

异史氏曰：“邪怪之物，惟德可以已之。当陷城之时，王公势正烜赫，闻声者皆股栗；而鬼且揶揄之，想鬼物逆知其不令终耶？普告天下大人先生：出人面犹不可以吓鬼，愿勿出鬼面以吓人也。”

蛇 癖

予乡王蒲令仆吕奉宁，性嗜蛇。每得小蛇，则全吞之，如啖葱状；大者以刀寸寸断之，始掬以食。嚼之铮铮，血水沾颐。且善嗅，尝隔墙闻蛇香，急奔墙外，果得蛇盈尺。时无佩刀，先噬其头，尾尚蜿蜒于口际。

庙 鬼

新城诸生王启后者，方伯中宇公象坤曾孙。见一妇人入室，貌肥黑不扬。笑近坐榻，意甚褻。王拒之，不去。由此坐卧辄见之。而王意坚定，终不摇。妇怒，批其颊有声，而亦不甚痛。妇以带悬梁上，摔与并缢。王不觉自投梁下，引颈作缢状。人见其足不履地，挺然立空中，即亦不能死。自是病颠，忽曰：“彼将与我投河矣。”望河狂奔，曳之乃止。如此百端，日常数作，术药罔效。一日，忽见有武士绐锁而入，怒叱曰：“朴诚者，汝何敢扰！”即縶妇项自棖中出。才至窗外，妇不复人形，目光电闪，口血赤如盆。忆城隍庙门中有泥鬼四，绝类其一焉。于是病若失。

义 鼠

杨天一见二鼠出，其一为蛇所吞，其一瞪目如椒，似甚恨怒，然遥望不敢前。蛇果腹，蜿蜒入穴。方将过半，鼠奔来，力啮其尾。蛇怒，退身出。鼠故便捷，欻然遁去。蛇追不及而返。及入穴，鼠又来啮如前状。蛇入则来，蛇出则往，如是者久。蛇出，吐死鼠于地上。鼠来嗅之，啾啾如悼惜，衔之而去。友人张历友为作“义鼠行”。

地 震

康熙七年六月十七日戌刻，地大震。余适客稷下，方与表兄李笃之对烛饮。忽闻有声如雷，

自东南来，向西北去。众骇异，不解其故。俄而几案摆簸，酒杯倾覆；屋梁椽柱，错折有声。相顾失色。久之方知地震，各疾趋出。见楼阁房舍，仆而复起；墙倾屋塌之声，与儿啼女号，喧如鼎沸。人眩晕不能立，坐地上随地转侧。河水倾丈余，鸭鸣犬吠满城中。逾一时许，始稍定。视街上，则男女裸聚，竞相告语，并忘其未衣也。后闻某处井倾侧不可汲；某家楼台南北易向；栖霞山裂，沂水陷穴广数亩。此真非常之奇变也。

有邑人妇夜起溲溺，回则狼衔其子。妇急与狼争。狼一缓颊，妇夺儿出，携抱中。狼蹲不去。妇大号。邻人奔集，狼乃去。妇惊定作喜，指天画地，述狼衔儿状，与己夺儿状。良久，忽悟一身未着寸缕，乃奔。此与地震时男妇两忘者同一状也。人之惶急无谋，一何可笑！

猪婆龙

猪婆龙，产于西江。形似龙而短，能横飞，常出沿江岸扑食鹅鸭。或猎得之，则货其肉于陈、柯。此二姓皆友谅之裔，世食婆龙肉，他族不敢食也。一客自江右来，得一头，繫舟中。一日，泊舟钱塘，缚稍懈，忽跃入江。俄顷，波涛大作，估舟倾沉。

陝右某公

陝右某公，辛丑进士。能记前身。尝言前生为士人，中年而死。死后见冥王判事，鼎铛油镬，一如世传。殿东隅设数架，上搭犬羊牛马诸皮。簿吏呼名，或罚作马，或罚作猪。皆裸之，于架上取皮被之。俄至公，闻冥王曰：“是宜作羊。”鬼取一白羊皮来，捺覆公体。吏白：“是曾拯一人死。”王检籍复视，曰：“免之。恶虽多，此善可赎。”鬼又褫其毛革。革已粘体，不可复动。两鬼捉臂按胸力脱之，痛苦不可名状。皮片片断裂，不得尽净。既脱，近肩处犹粘羊皮大如掌。公既生，背上有羊毛丛生，剪去复出。

好快刀

明末，济属多盗。邑各置兵，捕得辄杀之。章丘盗尤多。有一兵佩刀甚利，杀辄导窾。一日，捕盗十余名，押赴市曹。内一盗识兵，逡巡告曰：“闻君刀甚快，斩首无二割。求杀我！”兵曰：“诺。其谨依我，勿离也。”盗从至刑所，出刀挥之，豁然头落。数步外，犹圆转而大赞曰：“好快刀！”

江中鬼

王圣俞南游，泊舟江心。既寝，视月明如练，未能寐，使童仆为之按摩。忽闻舟顶如小儿行，踏芦席作响，远自舟尾来，渐近舱户。虑为盗，急起问童，童亦闻之。问答间，见一人伏舟顶上，垂首窥舱内。王大愕，按剑呼诸仆，一舟俱醒，告以所见，或疑错误。俄响声又作。群出四顾，渺然无人，惟疏星皓月，漫漫江波而已。众危坐舟上，旋见青火如萤灯状，突出水面，随水浮游；渐近船，则火顿灭。即有黑人骤起，屹立水面，以手攀舟而行。众噪曰：“必此物也！”欲射之。方开弓，则遽伏水中，不可见矣。问舟人，舟人曰：“此古战场，鬼时出没，其无足怪。”

戏 术

有桶戏者，桶可容升，无底，中空，亦如俗戏。戏人以二席置地上，持一升入桶中；旋出，即有白米满升，倾注席上；又取又倾，顷刻两席皆满。然后一一量入，毕而举之，犹是空桶。奇在多也。

利津李见田，在颜镇闲游陶场，欲市巨瓮，与陶人争直，不成而去。至夜，窑中未出者六十余瓮，启视一空。陶人大惊，疑李，踵门求之。李谢不知。固哀之，乃曰：“我代汝出陶，一瓮不损，在魁星楼下非与？”如言往视，果一一俱在。楼在镇之南山，去场三里余。佣工运之，三日乃尽焉。

蛭 龙

於陵曲银台公，读书楼上。值阴雨晦冥，见一小物，有光如萤，蠕蠕登几。过处，辄黑如蛭迹。渐盘卷上，卷亦焦。意为龙，乃捧卷送之。至门外，持立良久，螭屈不少动。公曰：“将毋谓我不恭耶？”执卷返，仍置案上，冠带长揖而后送之。方至檐下，但见昂首乍伸，离卷横飞，其声嗤然，光一道如缕；数步外回首向公，则头大于瓮，身数十围矣；又一折反，霹雳震惊，腾霄而去。回视所行处，盖曲曲自书笥中出焉。

小 髻

长山居民某，暇居，辄有短客来，久与扳谈。素不识其生平，颇注疑念。客曰：“三数日，即便徙居，与君比邻矣。”过四五日，又曰：“今已同里，旦晚可以承教。”问：“乔居何所？”亦不详告，但以手北指。自是，日辄一来，时向人假器具；或吝不与，则自失之。群疑其狐。村北有古冢，陷不可测，意必居此。共操兵仗往。伏听之，久无少异。一更向尽，闻穴中戢戢然，似数十百人作耳语。众寂不动。俄而，尺许小人连缕而出，至不可数。众起大噪，并击之。杖杖皆火，瞬息四散。惟遗一小髻，如胡桃壳然，纱饰而金线。嗅之，骚臭不可言。

金永年

利津金永年，八十二岁无子，媼亦七十八岁，自分绝望。忽梦神告曰：“本应绝嗣，念汝贸贩平准，赐予一子。”醒以告媼。媼曰：“此真妄想。两人皆将就木，何由生子？”无何，媼腹震动；十月，竟举一男。

夏 雷

丁亥年七月初六日，苏州大雪。百姓皇骇，共祷诸大王之庙。大王忽附人而言曰：“如今称老爷者，皆增一大字；其以我神为小，消不得一大字耶？”众悚然，齐呼“大老爷”，雪立止。由此观之，神亦喜谄，宜乎治下部者之得车多矣。

异史氏曰：“世风之变也，下者益谄，上者益骄。即康熙四十余年中，称谓之不古，甚可笑

也。举人称爷，二十年始；进士称老爷，三十年始；司、院称大老爷，二十五年始。昔者大令谒中丞，亦不过老大人而止；今则此称久废矣。即有君子，亦素谄媚行乎谄媚，莫敢有异词也。若缙绅之妻呼太太，裁数年耳。昔惟缙绅之母，始有此称；以妻而得此称者，惟淫史中有乔林耳，他未之见也。唐时，上欲加张说大学士。说辞曰：‘学士从无大名，臣不敢称。’今之大，谁大之？初由于小人之谄，而因得贵倨者之悦，居之不疑，而纷纷者遂遍天下矣。窃意数年以后，称爷者必进而老，称老爷者必进而大，但不知大上造何尊称？匪夷所思已！”

丁亥年六月初三日，河南归德府大雪尺余，禾皆冻死，惜乎其未知媚大王之术也。悲夫！

美人首

诸商寓居京舍。舍与邻屋相连，中隔板壁，板有杉节脱处，穴如盏。忽女子探首入，挽凤髻，绝美；旋伸一臂，洁白如玉。众骇其妖，欲捉，已缩去。少顷，又至，但隔壁不见其身。奔之，则又去之。一商操刀伏壁下。俄首出，暴决之，应手而落，血溅尘土。众惊告主人。主人惧，以其首首焉。逮诸商鞫之，殊荒唐。淹系半年，迄无情词，亦未有以人命讼者，乃释商，瘞女首。

车夫

有车夫载重登坡，方极力时，一狼来啮其臀。欲释手，则货敝身压，忍痛推之。既上，则狼已齧片肉而去。乘其不能为力之际，而窃尝一脔，亦黠而可笑也。

杨疤眼

一猎人夜伏山中，见有小人长二尺已来，蹢躅行涧底。少间，又一人来，高亦如之。适相值，交问何之。前者曰：“我将往望杨疤眼。前见其气色晦暗，多罹不吉。”后人曰：“我亦为此，汝言不谬。”猎者知其非人，厉声大叱，二人并无有矣。夜获一狐，左目上有疤痕，大如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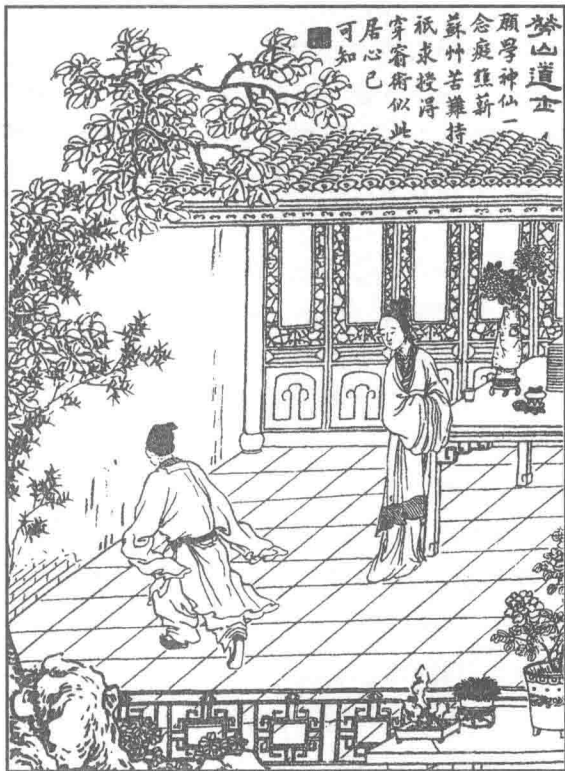
鼠戏

长安市上有卖鼠戏者，背负一囊，中蓄小鼠十余头。每于稠人中，出小木架置肩上，俨如戏楼状。乃拍鼓板，唱古杂剧。歌声甫动，则有鼠自囊中出，蒙假面，被小装服，自背登楼，人立而舞。男女悲欢，悉合剧中关目。

卷 二

劳山道士

邑有王生，行七，故家子。少慕道，闻劳山多仙人，负笈往游。登一顶，有观宇甚幽；一道士坐蒲团上，素发垂领，而神光爽迈。叩而与语，理甚玄妙。请师之。道士曰：“恐娇惰不能作苦。”答言：“能之。”其门人甚众，薄暮毕集。王俱与稽首，遂留观中。凌晨，道士呼王去，授一斧，使随众采樵。王谨受教。过月余，手足重茧，不堪其苦，阴有归志。一夕归，见二人与师共酌，日已暮，尚无灯烛；师乃剪纸如镜，粘壁间。俄顷，月明辉室，光鉴毫芒。诸门人环听奔走。一客曰：“良宵胜乐，不可不同。”乃于案上取酒壶，分贻诸徒，且嘱尽醉。王自思：七八人，壶酒何能遍给？遂各觅盎盂，竞饮先酬，惟恐樽尽；而往复挹注，竟不少减。心奇之。俄一客曰：“蒙赐月明之照，乃尔寂饮。何不呼嫦娥来？”乃以箸掷月中。见一美人自光中出。初不盈尺；至地，遂与人等。纤腰秀项，翩翩作“霓裳舞”。



已而歌曰：“仙仙乎，而还乎，而幽我于广寒乎！”其声清越，烈如箫管。歌毕，盘旋而起，跃登几上。惊顾之间，已复为箸。三人大笑。又一客曰：“今宵最乐，然不胜酒力矣。其伐我于月宫可乎？”三人移席，渐入月中。众视三人坐月中饮，须眉毕见，如影之在镜中。移时，月渐暗；门人燃烛来，则道士独坐，而客杳矣。几上肴核尚故；壁上月，纸圆如镜而已。道士问众：“饮足乎？”曰：“足矣！”“足，宜早寝，勿误樵苏。”众诺而退。王窃欣慕，归念遂息。又一月，苦不可忍，而道士并不传教一术。心不能待，辞曰：“弟子数百里受业仙师，纵不能得长生术，或小有传习，亦可慰求教之心；今阅两三月，不过早樵而暮归。弟子在家，未谙此苦。”道士笑曰：“吾固谓不能作苦，今果然。明早当遣汝行。”王曰：“弟子操作多日，师略授小技，此来为不负也。”道士问：“何术之求？”王曰：“每见师行处，墙壁所不能隔，但得此法足矣。”道士笑而允之。乃传一诀，令自咒毕，呼曰：“入之！”王面墙不敢入。又曰：“试入之。”王果从容入，及墙而阻。道士曰：“俯首骤入，勿逡巡。”王果去墙数步，奔而入。及墙，虚若无物；回视，果在墙外矣。大喜，入谢。道士曰：“归宜洁持，否则不验。”遂助资斧遣之归。抵家，自诩“遇仙，坚壁所不能阻”。妻不信。王效其作为，去墙数尺，奔而入；头触硬壁，蓦然而踣。妻